

# 麦克阿瑟

●张 勇  
李延荃

# 亲历记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 ★ 国防大学出版社

## 麦克阿瑟亲历记

## 第一章 战争预言家

首次菲律宾之行

麦克阿瑟：日本势必称霸远东

麦克阿瑟：德国迟早会再冒一次险

是壮士拿起武器？还是战争贩子？

罗斯福：请注意你是在和总统讲话！

你拯救了陆军

麦克阿瑟：菲律宾是控制太平洋的钥匙 1942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麦克阿瑟做为菲律宾总统奎松的高级顾问，已经在远东连续生活将近8个年头了。

在此之前，麦克阿瑟还以不同的身份，先后四次来到远东这个被誉为千岛之国的美丽国度菲律宾，担任军事职务。

麦克阿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远东对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他所到过的国度“与我息息相关”，这些地方“使我一生的全部岁月增辉生色，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极清楚地看到，美国的未来和生存，紧系于亚洲及其岛屿前哨基地”。

正是由于麦克阿瑟在菲律宾的特殊经历，使他比与他同时代的美国政要或将军，对亚洲在全球中的地位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国之一的日本——当时亚洲的头号大国——也有着更深刻的了解……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其它著名将军有着明显区别的是，他不仅具有指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战经历，担任过美军第42师（彩虹师）师长，获战时上校军衔；而且他还有着——一位指挥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作战经历的父亲——阿瑟·麦克阿瑟。这位老麦克阿瑟曾是联邦军队中最年轻的上校，指挥过一个步兵团的作战。同时，麦克阿瑟还有一位常年漂泊海上的任美国海军军官的哥哥。

所以，麦克阿瑟的一家可谓是地地道道的军人世家，这对于本来就不太悠久的美国历史来说，真算得上是有着赫赫战功的一家人了。

1898年，还在小麦克阿瑟18岁那年，他的父亲老麦克阿瑟被提升为准将，担任一个步兵师的师长。并率部参加了美国与西班牙争夺海外殖民地的菲律宾战役。西班牙投降后，美国政府任命老麦克阿瑟担任菲律宾的军事总督。

一年后，立志仿效父辈的小麦克阿瑟，以其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美国军官的摇篮——西点军校。

在西点军校的4年学习期间，麦克阿瑟以出色的学业，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文化学习上，他连续3年名列全年级第一；在军事上，1903年，他以西点军校25年中的最高成绩98.14分通过毕业，被授予中尉军衔。

年轻的中尉麦克阿瑟，踏上军旅生涯的第一步，就是前往当时美国人唯一可以在世界上看到军事行动的地方——菲律宾。

1904年，麦克阿瑟随同美国陆军第3工兵营，前往菲律宾的主要大岛吕宋岛，负责协助完成对该岛的地形勘测任务。而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刚刚因夺取和治理菲律宾有功，而升调回国。

此时的菲律宾群岛，在年轻的麦克阿瑟眼中，处处充满了新奇、神秘的景象。热带旖旎的风光，千奇百态的植物，都给第一次为国执行军务的年轻

中尉以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第一次经历实战的刺激，更是使年轻的麦克阿瑟激动不已。

为反抗美军的占领，一个名叫埃米略·阿吉纳尔多的菲律宾人，组织了菲律宾游击队同美国占领军作战。一天，麦克阿瑟在执行任务时，遭到了游击队员的伏击。战斗中，一个游击队员用来复枪打中了麦克阿瑟，弹丸穿破了他的战斗帽，然后，又钻进了丛林中一棵低小植物的树干中。

有惊无险的战斗场面，给麦克阿瑟日后留下了这样的回忆：“像所有的边民一样，我的手枪弹无虚发，我当场把这两个人击毙……”

也就是在这次意外的遭遇中，麦克阿瑟由于患疟疾而抄近路，巧遇了刚从法律学院毕业的年轻的菲律宾人，后来出任菲律宾总统的曼努埃尔·奎松。

又有谁能想到，这次麦克阿瑟和奎松的巧遇，会成为后来影响菲律宾政局，乃至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巧合。

麦克阿瑟在完成赴菲律宾的任务，回到美国后，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旧金山治疗他在菲律宾染上的疟疾。

1905年10月，没等他彻底治愈疾病，一个对他来说非常难得的重要任命，使他能够亲身到日本体验这个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发动国的真实的、第一手的感觉。

这一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指派麦克阿瑟的父亲作为美国日俄战争军事观察员而被派往日本。麦克阿瑟奉命担当起了他父亲的随从参谋。

当麦克阿瑟急匆匆地赶到日本向他父亲报到时，日俄战争已经结束。根据美国方面的要求，麦克阿瑟父子开始对战后日本的军事实力进行分析和评估。殊不知，这样一来就使得麦克阿瑟的这次日本之行，成为他以后很长岁月中，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开端。

麦克阿瑟写道，他所与之打过交道的日本军事官员，一个个都是“残酷无情，沉默寡言，冷若冰霜，性格坚强，目的不可动摇的人物。”而日本普通士兵的“勇敢与无畏”，给麦克阿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身临其境，对于什么是国土狭小，何为人口饱和，这些对于日本人来说的基本概念，麦克阿瑟有了亲身的体验。而对当时在日本统治者身上所表露出的强烈的对外扩张的要求，同样给他以深刻的记忆。

他在回国后写的述职报告中写道：“既然已经征服了朝鲜和台湾，他们势必要伸手去控制太平洋，称霸远东，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在随后的时间里，麦克阿瑟父子花了大半年的功夫，先后到了属于远东地区的许多城市：新加坡、仰光、加尔各答、孟买、暹罗、印度支那（今越南）和上海等，把他们情报搜集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远东、印度和中国。这对于年轻的麦克阿瑟来说，不仅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开眼界长见识的机会，也为他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叱咤太平洋战场的风云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当整整40年后，麦克阿瑟身披跋涉完两次世界大战漫长年月后的硝烟和辉煌，作为受降国的最高代表，再度重返日本国时，这次年轻时的经历不正是可以看作是一种历史的昭示吗？

如果联系到麦克阿瑟于稍后几年赴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可以说在美国军界中没有一个将军能像他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与两个主要的作战对手——德国和日本进行过面对面的较量了。

战争，总是为军人筑起迅速跃升的阶梯。

在离开日本以后的日子里，麦克阿瑟先后出任过总统的军事副官；在陆军参谋部担任参谋人员，协助扩充美国陆军，并充任过陆军部的专门负责新闻检查的官员。虽然，他此时的军衔只是陆军少校，但如此广泛的经历，对他日后在职业上的进步大有裨益。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麦克阿瑟的机会来了。

3年后，麦克阿瑟越过中校军衔，直接提升为陆军上校，作为第42师（彩虹师）的师参谋长，于1917年10月29日，动身前往法国参战。一到战场，麦克阿瑟以其勇敢无畏的精神，立即成为美国远征军中最引入瞩目的军官之一。一年以后，他被提升为第42师准将师长，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中最年轻的准将。

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彩虹师在一战中功勋卓著：

在前线224天，实际与德军作战162天。

麦克阿瑟成为从战争中涌现出来受勋最多的军官之一。

这里，从所辑录的表彰麦克阿瑟荣获优异十字勋章的嘉奖令中，我们可以看到，麦克阿瑟在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勇敢无畏的精神，是通过他早期实际作战的经历积厚而来。

当168步兵团D连在法国杜菲斯突出部遭受猛烈攻击时，他觉得，他参加战斗并不影响他的正常指挥，于是就自愿参加该连的作战。他的沉着冷静和高度勇敢对该连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枚橡叶奖章授予麦克阿瑟将军，以奖励他下述优异的服务行动：麦克阿瑟将军当旅长时，亲自率领其部下，巧妙地调动兵力，才能于1918年10月14日、15日和16日夺取法国的288号、242号高地，以及科特·迪查第隆高地。他在召集打散的部队和重新组建进攻方面表现出坚定的意志和巨大的勇气，从而有可能获得胜利。在勇气就是尺度的战场上，他的勇气具有支配性的特色。

由于麦克阿瑟在一战中的出色表现，当1920年，美国将战争中获得高级军衔的职业军官降为永久性军衔时，他没有像其它美国军官，如巴顿和马歇尔从上校降为少校，艾森豪威尔则由中校被降为少校，反而被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名为永久准将军衔，并被任命担任西点军校校长，成为西点军校历史上是年轻的校长。

1930年11月21日，华盛顿。

位于梅尔堡一号的陆军参谋长公寓，格外的热闹。

这一天，年届50周岁的麦克阿瑟接替任期已满的索莫拉将军，出任美国陆军的新一任参谋长。

出于长期职业军人的素养，受过实际战争锻炼的麦克阿瑟，从一上任就对当时军事领域里出现的新的作战样式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这就是由轰炸机、坦克和摩托车组成的装甲战争。

麦克阿瑟在任期间，先后两次到欧洲访问，使他对德国在战后的迅速崛起，表示了严重的关注。

1931年9月，麦克阿瑟去法国参观了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演习结束以后，麦克阿瑟出席了由当时法国三军的高级将领如马奇诺、魏甘德等人召开的防务讨论会。

会上，法军将领们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果再次爆发战争，法国应如何对付德国人的进攻，麦克阿瑟再次向欧洲的将军们表达了自己对德国重振军

备的担忧，他在会上所做的讲演中，明确地指出：“德国迟早将再度冒险一次”。

一年后，麦克阿瑟再度出访欧洲。映入他眼帘的是，随着希特勒夺取了德国的最高统治权，德国的军备重振更是以空前的速度发展。德国已重新建立了高度职业化的国防军，其空军的发展在纳粹头目戈林的直接领导下，已经成为了争取世界强国的“一把钥匙”。而于德国毗邻的波兰仍然沉浸于建立 10 万精锐骑兵的计划中，对机械化的作战样式，熟视无睹。

两次欧洲之行的所见所闻，使麦克阿瑟对德国发展武装力量的真实目的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回国以后，他在向陆军部长提出的报告中，对德国的潜在意图发出了警告。他指出：“俯冲轰炸机和坦克车的破坏力，将是粉碎波兰骑兵的力量。很明显地，机动和流动性的战术，将是未来战争的基础，甚至上帝也无法拯救那些不能迅速活动的人。”

而正是麦克阿瑟为提高美国军备大声呼吁之时，使他陷入了美国新闻界的猛烈的抨击中。

西方人特别迷信《圣经》，因为在那里面，据说全都是创造我们人类的上帝所留下的箴言。但是，当这本圣典中出现不对西方人口味的时候，他们还会相信它吗？这就很难说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麦克阿瑟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

《圣经》第十一章第二十一节：

“壮士拿起武翼，守卫自己的家园，他的一切才会安全。”

这是麦克阿瑟在那些年中，一遇集会，就会引用这句出自《圣经》里的格言，来向他的同胞们阐明重振美国陆军的重要性。

1931 年，美国现已停刊的《明日世界》杂志，向 19372 名牧师发出调查信，询问他们对战时从军护国的看法。而从收回的调查结果中，大多数的牧师竟回答说，他们不愿从军卫国。

当该杂志编辑柯比·佩奇要求麦克阿瑟对此发表意见时，他的回答不仅直接针对这些牧师，而且将矛头也对准了当时美国所有拒绝拿起武器保卫国家的人。

“我惊奇地看到，竟有如此之多的牧师明目张胆地否定宪法义务，而在这种义务面前，他们与其他国民是一律平等的……他们运用特权而不履行责任和义务，他们利用民主政治赋予本国国民的那些特权，而实际上，这些人宣称他们宁愿看到国家灭亡，也不愿参加其防御。”

同年 12 月，麦克阿瑟在一份报告中，在简述了为使陆军所有部队实现机械化，增加其机动性、安全性和打击能力的意见后，他指出，“如果用正规军数量和受过训练的预备队的规模大小做标准的话，美国的军事力量将于 1932 年排列世界各国的第 17 位。”

1932 年 6 月 8 日，麦克阿瑟在匹兹堡大学对 1932 年的 1362 名毕业生和其它数千名听众发表的演讲中，再次引用《圣经》中“壮士拿起武器”的格言，激动地为备战辩护：

“在剧院、报刊、杂志、神坛、演讲厅、大中院校中，和平主义就像一层雾霭缠绕着美国……”这种毒瘤，日复一日，侵蚀着这个国家，愈侵愈深。

对于已经污染了我国的激情主义与感伤主义，我们应该换之以实实在在的常识。和平主义的习性保证不了和平与免疫……

我们应该时刻准备保卫我们自己……正是没有保护的财富才会引起战争。美国的财富展示出诱人的前景，这可能导致另一场战争。

1935年，麦克阿瑟在对“彩虹师”的一次演讲中，他回击了“那些用言论或行动鼓吹不惜代价获得和平的人们，并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并发表了后来被美国历史上称做为著名格言的演说：

“每一个国家，要想保存其宁静、财富、独立和自尊，必须保持其军事热情，时刻准备保护自己。”

面对麦克阿瑟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军战备辩护，在30年代中期的美国新闻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时间，新闻报道里充满了批评者们醒目的字眼：“大众钱包里的无厌的掠夺者”、“盗贼”、“战争贩子”、“孩子将军”、“傲慢的麦克阿瑟”、“风度翩翩的花花公子”，以及“虚张声势的战争贩子”等等。

然而，麦克阿瑟不顾新闻界对他的批评，坚持自己的立场。

在他的任期内，他对那些死抱着马匹不放的人不屑一顾，用机械化代替了马匹，极大的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和速度。他组建了一个“骑兵”团，这个团的大部分装备都是由克里斯蒂式坦克和摩托化机械所构成，成为美军陆军史上的第一支装甲部队。组建时，麦克阿瑟就宣称，他之所以要为这支部队命名为“骑兵”，就在于他想“保留骑兵精神，这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尽管看不见摸不着，却是战斗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小乔治·巴顿将军领率美军第3集团军横扫非洲和欧洲战场，麦克阿瑟所提倡的这种“骑兵”精神，发挥出明显的作用。

麦克阿瑟还制定了一个总动员计划，其中包括组建6个野战军，兵力约40万人；一个平时工业生产转为战时生产的计划；并建立了一个航空队司令部，来提高地空部队的协调能力。

由于麦克阿瑟固执己见的性格，使他在任期内的每一年都成功地阻止了削减陆军人数的议案。使他与国会产生了很大的对立，这种矛盾随着岁月的流失，与日剧增。

1933年1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宣誓就任总统，取代了任命麦克阿瑟出任陆军参谋长的胡佛总统。原来支持麦克阿瑟的陆军部长赫尔利以及麦克阿瑟的一大批支持者也都下台离任，使麦克阿瑟在美国国会的压力面前显得更加孤立，直至发展到当面顶撞罗斯福总统的地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总统曾出任过美国海军部长助理，这就使得美国陆、海军之间存在的传统矛盾，显得格外微妙。果然，上任不久的新总统就下令要麦克阿瑟把陆军预算削减将近51%，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军的预算也要进行相当大的削减。这使麦克阿瑟感到极为震惊，他立即请求与总统举行一次私人会晤。

白宫，总统宽大明亮的椭圆形办公室。

罗斯福总统正同他陆军部的几位高级官员进行着一次很不愉快的谈话。席间，陆军部部长乔治·H·德恩、麦克阿瑟、副参谋长庄姆和工程兵总监布郎轮番向总统陈述着陆军的利益。

将军们一致向总统阐明，世界局势已非常危险，不能再削减陆军的预算，在此关头提出削减陆军的预算，将是致命的错误。

但是，罗斯福总统面对将军们的激动，仍坚持己见，使争论变得越来越

激烈。

这下，可使得历来桀傲不顺的麦克阿瑟大为恼火。他坦率直言中用了更加尖酸刻薄的语言，来回敬总统的固执。

麦克阿瑟冲罗斯福喊道：“如果我在下次战争中被击败，当美国兵在泥水里，胸膛被敌人的刺刀刺穿，脖子被人踩在脚底下时，我希望最后被责骂的名字不是麦克阿瑟，而是罗斯福！”

罗斯福总统一听此言，面无血色地怒吼道：“你怎么和总统这样讲话！”

虽然，麦克阿瑟随即向总统表示了歉意，心里却认为陆军的前途已经结束了。在离开总统办公室时，他向罗斯福提出了辞去陆军参谋长的请求。

就在麦克阿瑟将要走出办公室的最后一刻，罗斯福作出了让步。

总统用异常有抑制力的冷静口吻说到：“别犯傻了，道格拉斯！你和预算必须统一到一点上来。”

走出椭圆形办公室后，将军们来到了白宫外高高的台阶上。

此时，陆军部长走到麦克阿瑟的身边，热情地对他说到：“你挽救了陆军！”

是的，正如后来研究这个时期美国历史的学者们所得出的结论，由于有了麦克阿瑟在任参谋长期间的努力、忍耐和献身精神，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才有了一支准备较好的军队，尽管还是不够充分。

如果说，美国在 1941 年底才卷入这场战争的话，那么，麦克阿瑟早在前 5 年就已经进入了战争。

美国自美西战争后，于 1898 年占领菲律宾以来，就制定了捍卫这个地方不受潜在敌人侵犯的一个被称做“橙色计划”。

该计划从当时美国的全球利益出发，设想：一支小规模的美军警卫部队在美国亚洲舰队的支援下，将驻扎在菲律宾的主要岛屿吕宋岛上。假如吕宋岛遭到敌人来自海上力量的袭击，这支警卫部队及其在海上的支援力量将坚持作战 6 个月，以迟滞敌人的行动，然后撤退到多山的巴丹半岛和马尼拉湾海口处的要塞岛屿——科里吉多岛一线，与敌决战，绝不让敌人进入马尼拉湾。在美军舰队的协助下，在海上将敌人歼灭之。

随着美国的利益重心越来越偏重于欧洲，还在麦克阿瑟任陆军参谋长期间，美国政府就开始采取某些措施，来摆脱菲律宾群岛。

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扶持菲律宾人曼努尔·奎松当上了菲律宾联邦的第一任总统。而此人，正是麦克阿瑟当年在菲律宾服役时所结交的老朋友。

1935 年夏天，年已 57 岁的麦克阿瑟担任陆军参谋长的届期已满。正在他为何从何处去大伤脑筋之时，奎松作为菲律宾的即将当选的首任总统来到华盛顿进行访问。

在访问中，奎松总统向麦克阿瑟发出邀请，请他去菲律宾协助他管理联邦，并为他制定菲律宾的防务计划。

对于麦克阿瑟来说，菲律宾确实太有诱惑力了，他热爱这个位于太平洋彼岸的亚洲国家。因为，麦克阿瑟的名字，在那片热带的多岛之国的国上上，具有非常传奇的色彩。

1935 年深秋，南太平洋就要进入一年一度的少雨季节了。台风已经不再给浩瀚的大洋带来肆虐的狂风恶浪，这是南太平洋上一个最适宜航行的季节。

这一天，卸去了陆军参谋长职务的麦克阿瑟，迈着轻松的步伐，踏上了停泊在旧金山港口里的客轮“胡佛总统号”，开始了他的又一次菲律宾之行。

而此次远行菲律宾与 30 年前第一次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这一次麦克阿瑟不仅是作为菲律宾总统的特邀军事顾问前往，而且丰富的作战经历和长期在高级军事决策机关的经验，使他具有了从更高的战略角度来重新审视他年轻时对亚洲太平洋地区所作出的军事评价。

与他同行的有，他的 87 岁的老母亲，以及一些随从人员，其中包括后来闻名于二战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此时，艾森豪威尔还只是少校军衔，是去担任麦克阿瑟在菲律宾的参谋长一职的。这位在二战中迅速崛起的美国军界中的新星，在战后获得了五星上将军衔，并在政坛上取得了美国总统的职位。

当麦克阿瑟于 60 年代中期逝世时，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一段很深情的回忆。他说，麦克阿瑟“赢得了同胞们的爱慕与敬佩，也赢得了在战争中、在他领导下的人们的个人崇拜。作为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数年的一员，我同他所有的朋友一样，感到巨大的损失和悲哀。”

1967 年，艾森豪威尔在出版他的回忆录《舒心的回忆》中，再一次缅怀了与麦克阿瑟在菲律宾共事的美好时光。他写道：这次海外任职“使他在麦克阿瑟手下花费四年时间学会了表演艺术，与他（指麦克阿瑟）共事丰富了我的阅历”。

1935 年 11 月 15 日，奎松宣誓就任菲律宾联邦总统。

麦克阿瑟立即着手实施组建菲律宾军队的计划。这个计划，模仿瑞士军队的样式，只保留少数的常备职业军人。按国土面积，把菲律宾划分成为 10 个军区，每区每年负责抽训 4000 名民兵。此外，麦克阿瑟还仿效美国西点军校，建立了一支专门培训军官的军事学校。麦克阿瑟还打算建立一支拥有 50 艘小型高速鱼雷快艇、250 架飞机的基本的武装力量。

按照这个计划开支，每年大约需 800 万美元的费用。由于庞大的预算，从一开始就遇到很大的阻力。因此，麦克阿瑟不停地向人们描述他心目中所要达到的军事防务规划：“用十年功夫，到了 1946 年，我将把这个群岛变成太平洋的瑞士，任何侵略者必须付出 50 万人、3 年时间和 50 亿美元的代价才能征服它。这些岛屿必须守住，而且也能够守住。我是遵上帝的旨意来到这里的，这是我的命运。”

但无论是在菲律宾国内，还是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麦克阿瑟的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都受到了各方面的抨击。

在菲律宾国内，尽管奎松总统向他的国民发出了呼吁，指出这项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战争的爆发，但国会还是将受训人员削减一半，预算减为每年 600 万美元。

在美国国内，由于缺乏像麦克阿瑟这样对亚洲的战略地位有着深刻洞察的人士，所以，这个计划招致许多人的非难。有些人担心，菲律宾的军事化会引起日本人的严重不安，还有的认为，训练菲律宾的土著人是危险之举，有可能导致武装暴乱，再次发生 1899 年那样的流血战争。

结果来自美国的反应实在是太平淡，由陆军部提供了一点陈旧过时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就算是给这位老参谋长提出的新计划的表示。

1937 年初春，麦克阿瑟陪同奎松总统出访日本、美国和墨西哥三国。

在日本，给麦克阿瑟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日本已弥漫着浓厚的战争气氛，

此时的日本已经向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当时，奎松总统认为，日本之所以夺取中国的台湾和东三省，完全是为了争夺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如台湾的食糖、东三省的铁矿、以及中国内陆富饶的煤矿和森林资源。但菲律宾除了战略地位外，没有值得日本人垂涎的地方，可以免受日本人的攻击。

然而与奎松总统受到日本的热情招待相反，麦克阿瑟却分明从日本人对他那旧日的友谊下面，感受到无法遮掩的敌意。

以后他们又到了华盛顿，正忙于实行新政的罗斯福总统，根本就不把由他们扶持上台的奎松放在眼里。要不是麦克阿瑟在从中穿针引线，这位来自太平洋另外一端的亚洲小国的首脑，恐怕连白宫的门槛都不让迈入。

可能正是由于受到的如此冷遇，使奎松在后来与罗斯福举行的会晤中，再次敦促要美国同意菲律宾在 1938 年 12 月 31 日完全实行独立，从那以后，美国对菲律宾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热情的顶点跌到了冰冷的深谷。

麦克阿瑟这次返回美国，虽然对他在菲律宾所从事的事业没有取得多大的帮助，但却完成了影响他这一生中的重要事情。1937 年 4 月 31 日，麦克阿瑟与琼·费克洛斯在纽约市政大厅内举行了清静文明的结婚典礼。对此，麦克阿瑟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写道：

“这是我一生以来最有价值的事。从那日起，她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爱人、伴侣和忠诚的支持者。这些年来，她承受我怪癖的个性，我真不明白她是怎样度过来的。……我的夫人，不论在巴丹、科里吉多和西南太平洋的战场中，她都和我在一起。我的部下对她都很敬爱。”

由于奎松与罗斯福两位总统之间的感情逐渐暗淡，麦克阿瑟在他们两者间的关系也很难相处起来。

1937 年 12 月 31 日，麦克阿瑟以美国陆军四星上将的军衔退出现役，正式退出了他为之服务了 38 年的美国陆军，失去了在陆军部的官职地位，只是仍然保留着由奎松总统授予他的菲律宾元帅军衔。这意味着，从此以后麦克阿瑟为菲律宾争取军事援助的努力，已不再具有任何出自美国官方的意义。

但是，此时的世界形势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不给任何高喊“和平”的政治家一点宽容，世界正向着战争迈进。

在亚洲，中日战争业已爆发，日本对亚洲国家的威胁愈来愈大。

在欧洲，随着希特勒的装甲部队涌入波兰后，法国迅速沦陷，英伦三岛横遭空袭。战争的阴云密布 1941 年。

这一年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签定了“三国公约”，占领了中国的海南岛。当德国迫和了法国的维希政府后，日本人于春季和秋季用武力占领了法属殖民地的印度支那半岛。

下一个轮到谁了？深知日本人脾气的麦克阿瑟，此时似乎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

麦克阿瑟已没有时间再来同各方面的批评周旋了，他加快了建立菲律宾武装力量的步伐。虽然时间已经被浪费了许多，人员和武器还在太平洋遥远的运输途中，但眼下仍然可以做的就是，制定出一个如何充分发挥现有力量的计划。

一天，当有人问他，“如果菲律宾落入日本人之手，你担心什么呢？你个人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麦克阿瑟吐露了长期积蓄在他心中的心思：

“就我个人而言，我一定不会失败！世界的明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里的成功。也许这些岛屿不是控制太平洋的门户，甚至不是这个门户的锁，但对美国人来说，它确实是打开门锁的钥匙，我绝不会让这把钥匙丢失。”

也许麦克阿瑟的这番话，并不仅仅是在一场恶战前的誓言，而且有着更深刻的用意。

这就是向日本人发出明确无误的信息：美国绝不会坐视其自己的海外、在太平洋的利益受到侵犯。

就在这年7月27日，麦克阿瑟收到美国陆军部长马歇尔的一封电报，任命他为美国新成立的驻远东武装部队司令部的司令官，再次给了他作为美国领兵打仗的指挥权。

但是，正是同样一封电报里，麦克阿瑟只被授予了陆军中将军衔。这对于麦克阿瑟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事情，因为他退役时已经是四星上将了。

但是，大敌当前。

麦克阿瑟一边在嘴上唠叨着“官僚政治时常有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一边又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他所要组建的新军队之中去。

8月15日，麦克阿瑟将菲空军编入美国空军服役。

9月1日，菲律宾陆军的12个团宣誓参加美国联邦军队。

稍后，50多架战斗机，其中包括9架新型的B-17轰炸机飞抵克拉克空军基地，交给了麦克阿瑟的部队。

不论麦克阿瑟怎样的拼命工作，至年底日本人发起菲律宾战役前，他所能指挥的兵力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陆军：包括不到2万人的美国部队，1.2万人的菲律宾军队，11万人的菲律宾民兵和他们手中所用的一次大战中的来复枪，以及寥寥无几的大炮和108辆轻型坦克。

空军：只完成了计划中组建的一部分，有B—17轰炸机35架、P—40战斗机72架，以及40架菲律宾陈旧的飞机。整修了以民都洛南部至吕宋岛北部的一连串机场，使之形成了初步的空军作战基地网。

相比之下，此时美国布置在菲律宾的亚洲海军的兵力，到还显得比较强大，有巡洋舰3艘、驱逐舰13艘、潜水艇18艘和鱼雷艇6艘。可是，这一部分海军兵力却不归麦克阿瑟所管辖。美国重新召归麦克阿瑟服现役时，只授予他统管远东的陆军和空军，而不包括海军。

往后所发生的战事证明了，麦克阿瑟在菲律宾的这点家当，确实不足以抵挡凶猛的日本人，但这又有谁能怪罪于麦克阿瑟呢？

这位在上次大战中身经百战的老兵，眼看着就要再次陷入一场更大的灾难之中。

## 第二章 饮恨菲律宾

日本内阁：天皇帝国的生死存亡在于南进  
克拉克——第二个珍珠港  
马尼拉，第二个巴黎！  
远东的敦刻尔克

1941年12月8日凌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还沉浸在破晓前的寂静中。

一辆黑色轿车悄然无声地从马尼拉饭店驰出，向围有坚厚石头城墙的老城区急驰而去。

这辆刚出厂的凯迪拉克牌轿车的宽大车身，对于马尼拉老市区狭窄蜿蜒的街道来说，显得非常的特别和醒目，体现着车主人不同寻常的地位和身价。它的主人，正是当时美国驻远东部队司令官麦克阿瑟陆军中将。

此刻，坐在车里的麦克阿瑟心似潮涌，与车外寂静的街道形成强烈的对比……

3点40分，还在熟睡中的他接到了他的参谋长理查得·萨瑟兰少将的电话，报告说刚刚从广播中收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

没过几分钟，美国陆军部作战计划局局长伦纳德·杰克准将，又从太平洋的另一端打来电话，证实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最大基地珍珠港遭到了日本人的突然袭击。并且告诉他，“麦帅，陆军部认为你那儿在不久的将来也要遭到进攻。”

“他妈的，这家伙终于动手了！”多年来蕴藉在他心中的直觉，这下成了铁的事实。一想到这儿，麦克阿瑟更是激动不已。

不一会儿，凯迪拉克停在了维多利亚街一号，美军驻远东司令部的门前。麦克阿瑟跨出车门，大步流星地向楼上他的办公室走去。在那里，从温柔梦幻里被唤起来的参谋人员，已聚集在一块，三三两两地议论着发生的事件，正等着他们司令官的到来……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半年前，希特勒的坦克和步兵师像浪潮一般漫过了苏德边界，使整个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希特勒向墨索里尼说，此举将“极大地减轻日本在东亚的压力，日本可以腾出手来进行干预，对美国的行动构成更大的威胁。”

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的一连串“胜利”，像一针针强心剂一样，刺激着日本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奉命向德国外长，传递了来自日本的信息：“当你们同俄国人打仗的时候，我们日本人不会采取骑墙的态度。”

7月2日，日本天皇裕仁身着黑色大礼服，庄重地主持召开了日本内阁举行的御前会议。所谓御前会议，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建立的最高决策机构。这一天，它要就日本政府是奉行“北进”。还是“南进”的战略方针做出最后的决定。

会上，当时日本内阁的近卫亲王以单调沉闷的声调，向与会者宣读了已经准备好了的声明——《关于目前形势发展的国策纲要》。在这篇声明中，内阁否定了关于“北进”的主张，而提出“不管遇到什么障碍，都要奉行向南扩张”的方针：“只有苏德战争的发展对我们有利时，才对北面的西伯利亚采取行动。我们帝国决心奉行一项将导致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南进，为自我生存和自我保护建立巩固的基础。”认为，这将使日本获得英

国，荷兰和法国在远东领地内的市场、石油和矿产。

显然，“南进”的实质表明了，日本的战略目标是夺取全亚洲的霸权，以及对西太平洋的不容置疑的无上权力。这就势必要立即征服菲律宾，并攫取荷属东印度的巨大的自然资源。

因此，菲律宾就成为美国在东南亚唯一的有能力组织抵抗的希望。

菲律宾群岛位于通向南方的海上要道的一侧，是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之间的中枢，也是前往南太平洋上的马来西亚、婆罗洲和新几内亚的一条直接航线，是日本要向那里发展的一块有力的战略跳板。对于这一点，日本的大本营也是完全清楚的。

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士明中将，曾对负责制定计划的第14军谍报参谋飞贺中校说：“日本决定入侵菲律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总参谋部害怕菲律宾防御的十年计划。计划正处于它的第六年，这对日本抱负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日本人不得不在为时过迟之前进行干预。”

为此，日本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制定了周密的军事打击计划：首先对美国在珍珠港的海军进行突然的打击，使之丧失其战斗力；紧接着的目标就是直指菲律宾、马来西亚，然后尽快的进入到英属婆罗洲。在这些战役的早期阶段，其他攻击部队要占领西里伯斯、荷属婆罗洲（现加里曼丹）、南部苏门答腊的目标，使其飞机能向前集中，以支援对爪哇的入侵。

如果这样的部署获得成功的话，那么，在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内，除了已占领的中国大陆外，又将形成一个以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所串连而成的新月牙形的范围。

再从这条新月线向南，就是新不列颠、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大日本帝国的势力将伸展到地球南半部的绝大部分地区。

与此相反，西方的势力范围将不得不向北收缩，美国退回到夏威夷，英国缩到印度，而法国、荷兰等国则将从东南亚被彻底赶出。

于是，菲律宾这个“被美国摆在日本门前石阶上的一块石头”，已经被牢牢地套在了日本人瞄准的光环上了。

面对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咄咄逼势，美国采取了严厉而带挑衅性的步骤，对其进行报复。

7月26日，罗斯福宣布对日本在美的资产进行冻结；贸易将进一步受到限制，禁止日本船队通过巴拿马运河。但却没有批准美国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6月23日向他提出的立即对日实行石油禁运的制裁措施。

伊克斯认为，石油是“我们与之进行斗争的敌人的必不可少的东西”，因此主张要对日本实行强硬的政策。但是，罗斯福相信制裁只会使日本向南跳，而不会向北跳。他向伊克斯解释了他审慎从事的理由：“我的海军根本不够用，只要太平洋上发生小事件，意味着在大西洋的舰船就要减少。”

明显地，罗斯福的真实意图，不是要通过对石油实行全面禁运来驱使日本诉诸战争，而是认为较好的办法是放松套在日本脖子上的绳索，时不时地拉它一下。而眼下，罗斯福还不到他认为必须拉紧套绳的时候。

随后不久，在一次召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时，罗斯福特地向他解释说，当他提了建议，使印度支那中立化，为各国在那里经商敞开门户，以解决目前危机的時候，他并没有下令对日本实行全面石油禁运。但他告诫说，假如日本政府继续采取扩张行动，要夺取西方在南太平洋上的油田，则立即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局势。

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指导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麦克阿瑟武装菲律宾军队的计划进行得十分缓慢。同时，也使麦克阿瑟一度作出日本在 1942 年春才能向菲律宾发动进攻的判断。

但是，在随后的日子里，日本并没有像罗斯福一厢情愿地那样，停止向南扩张的脚步，逼得罗斯福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的全球战略方针。

8 月 9 日，罗斯福乘“波托马克”号游艇沿着新格兰海域，靠上了停泊在芬兰湾的美国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的舷梯。当罗斯福艰难地登上巡洋舰后，就驶入了普拉森夏湾，与在阿全夏村附近海面上抛锚的英国军舰“威尔士亲王”号靠在一起。几小时后，新闻界从这里向世界播发了美、英两个大国的最高首脑举行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会晤。

在这次会晤中，两位巨头迅速就全球的战略取得了一致意见，达成了西方新的战略方针，即先集中力量打败德国的政策。根据这个方针，在欧洲战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前，太平洋只使用有限的武力。因此，如果美国要对德国或日本作战，或同时对两者作战，那就要集中力量首先打败希特勒，然后再击败日本。

这个方针，得到了新上任不久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坚决支持。于是，美国陆军部拟制了在远东实施防御的作战计划。

尽管美军最高军事当局作出的作战计划，很难让身处在受到日本强烈威胁中的麦克阿瑟感到满意，但比较以前陆军部对待菲律宾的态度，总算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只是个防御作战计划，也预示着，美国将其在太平洋的防线由夏威夷向西移动了 5000 多英里。

然而，这一切对于麦克阿瑟现在所面临的局势来说，就显得太晚了。

日本人抓住美国在确定太平洋防线问题上的犹豫态度，果断地拿珍珠港开了刀，瘫痪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能力。这一下，就使麦克阿瑟原先制定的保卫菲律宾的作战计划——“彩虹五号”，变为了纸上谈兵。

当时麦克阿瑟为菲律宾制定的作战计划，是经过一系列的修改、完善而形成的。它的主要立足点是由美军太平洋舰队负责保卫其海上补给线，陆上的作战部队坚持 4 到 6 个月的时间，然后由太平洋舰队运送大批的增援部队，来同日本军队进行较量。

现在，无论这个计划再好也无济于事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已被消灭，“彩虹五号”已不再具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了。

麦克阿瑟只得从头干起。

此刻，他忧心忡忡地走进了充满着紧张不安气氛的美军驻远东司令部……

马尼拉老城区，维多利亚街 1 号。

这是一幢建立在老城墙上的建筑物，里面房间互通，外表平淡无奇。给人最初的印象，与其说是一处高级司令部机关，倒不如说更像一个临时的工棚。

美国驻远东军最高司令部自 7 月 27 日成立以来，就一直驻扎在此。那天，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向麦克阿瑟拍来了如下电文：

“即日起将成立一支军队称为美国远东军。这支军队将包括菲律宾军队，在国前时期调至美国武装部队中服役的菲律宾自治领土武装部队，以及可能派至该军的其他部队。美国远东军司令部将设在菲律宾群岛的马尼拉，你被任命为美国远东军统帅。”

从那以后，麦克阿瑟就在这里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新的军事生涯。

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宽敞明亮，窗户宽大，天花板上悬挂着吊扇，通风良好。室内的摆设典雅别致，既有中国的字画、屏风，又有西方齐本德式的大写字台和软沙发。这在来访者看来，不像军事司令部，而倒更像个舒适的会客场所。

而在与之相连的另一边，却是一番紧张繁忙的景象：四周挂满了大幅军用地图，上边醒目的标示着日本人向南进攻的符号；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一个个表情严肃的参谋人员进进出出……

麦克阿瑟先在他那间办公室里，同他的几个主要助手简单交换了当前的情况后，就走进了作战室，对着巨大的兵力部署图，向驻守在菲律宾各岛的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兵力部署图清楚地显示出，星罗棋布的菲律宾群岛被划分为不同的防区：

北吕宋部队：这是麦克阿瑟委与最重要任务的部队。负责防守阿帕里和维甘的着陆海滩、马尼拉以北的仁牙因湾开阔的海滩，由乔纳林·温赖特将军指挥。

南吕宋部队：负责控制巴丹到莱加斯皮的海岸，由琼斯将军指挥。

卢塞纳部队：防守比科尔半岛，属于帕克将军指挥。

中央岛部队：由切诺尔韦斯将军负责。

棉兰老岛部队：在威廉·夏普将军指挥下，负责对该岛的全部防务。

驻菲远东航空兵大队：其基地设在克拉克机场，由布里尔顿将军负责。

科里吉多港口的防务，由穆尔将军负责指挥。

麦克阿瑟迅速地浏览了一下驻菲部队的部署，老练地命令参谋长萨瑟兰给克拉克空军基地打电话，让布里尔顿立即下令飞行员立即进入戒备状态，并马上前来马尼拉。

清晨 5 点，马尼拉远东军司令部。

布里尔顿来到了司令部。当他稍微熟悉了情况以后，向参谋长萨瑟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建议出动他掌握的 18 架 B—17 轰炸机攻击日本设在台湾的航只。萨瑟兰少将回答他：“我向麦克阿瑟将军做了报告再说。”

片刻以后，萨瑟兰回来对布里尔顿说，“将军说不行，不要首先采取公开行动。”显然，麦克阿瑟并没有惊慌失措，他只是要布里尔顿准备好三架 B—17 进行空中侦察任务。

对于日本人对美国宣战后的第一次作战行动，麦克阿瑟显然是非常慎重的。他认为轰炸机在没有战斗机的掩护下，去袭击敌人重兵把守的前进基地台湾，这无异于是一种自杀的行为。因为，距离远和战斗机航程有限，不可能提供掩护。而对比之下，日本的作战飞机却能够得到他们在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的支援。况且，在华盛顿正式授权执行对日作战计划以前，美国一直要麦克阿瑟不要对日本先动手。

5 点 30 分，麦克阿瑟收到了来自华盛顿的一封电报，命令他立即执行“彩虹五号”作战计划，这意味美国正式授权麦克阿瑟指挥对日作战。

7 点 15 分，马尼拉北面伊巴岛。

麦克阿瑟的空军部队部署在岛上的雷达站，两台巨大的雷达天线正在不停的旋转着。突然，其中一部雷达的屏幕上，出现了大批目标。操作员立即报告，一批不明国籍的飞机正向菲律宾逼近。布里尔顿紧急升空 36 架 P—40

战斗机、 19架 B—17 轰炸机。

9点，吕宋岛。

32架日本陆军轰炸机不顾恶劣气候，开始对位于该岛北部的碧瑶机场和图盖拉机场进行轰炸。

7点40分，台湾高雄机场。

厚厚的浓雾正在消散，日本海军第11航空队的192架飞机得以顺利起飞，开始前往菲律宾300英里的飞行。

12点，吕宋岛克拉克机场。

16架 B—17 轰炸机已返回机场，经过了一场虚惊后的飞行员们，陆续离开机场吃午饭去了。上午，在南中国海执行巡逻任务的 P—40 战斗机也一架接一架地返回基地，补充油料。

在第30飞行中队的饭厅里，机械师和轰炸机组成员正在收听 KMZH 电台唐·贝尔广播。贝尔广播说：“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日军正在轰炸克拉克机场。”这句话引起了轰堂大笑和怪叫。许多人都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其目的是想要人人都保持警惕罢了。

就在此时，基地的一名上尉接到了来自那部唯一的雷达发来的警报：日军飞机来了！然而，不等他发出警报，三架装满了侦察器材的 B—17 飞机，在滑向机场跑道起飞线的时候，已经被临空的日本飞机投下的高爆炸弹，炸成了一片火海。

在机场边上，200名海岸炮兵的新墨西哥州国民警卫队的人员正围着他们的37毫米高炮吃午饭，忽听有人喊了一声“他们来啦！”来自卡尔斯巴德的军士德韦尔·戴维斯连忙拿起照像机拍照。

“他们扔锡箔干嘛？”有人问。

“不是锡箔，是天杀的日本佬！”

在机场的另一头，第20追击中队的一个机长喊道：“天哪，他们来啦！”乔·穆尔中尉往他的 P—40 战斗机奔去，他的中队里的6个飞行员跟在后面。他把飞机滑行到起飞位置后立刻起飞，拚命抬高机身朝天空爬去。另外2架也起飞了，但是后面的4架中了炸弹。

空袭警报厉声长鸣，可是那些地勤人员似乎被头上 V 形大机群吓呆了，直到一串串炸弹朝他们落下来。高射炮阵地上，国民警卫队的年轻士兵们还是第一次用实弹射击。在训练期间，他们往往不是轰拖靶、木箱，就是射击木制模型机。现在，能朝着真的目标开火，倒真使他们感到满足，甚至还有些高兴。

转眼间，第一波次的日本飞机呼啸而至，机场上呈现出一片忙乱景象，日本战斗轰炸机的飞行员们使10几个小时前发生在珍珠港的灾难重现在菲律宾的吕宋岛上，他们将机关炮的火舌、一团团炸弹倾泻在停机坪上整整齐齐的美军飞机上。

那些可怜的高炮射手们，一下子发现天空没有什么可以射击了。突如其来的宁静也令人愕然，班长德伍德·布鲁克茫然地走向机坪。

战争，这个概念既新又可怕。映入班长眼帘的是一片四处抛散着的残缺肢体，他看见他的战友，一个只有19岁的波兰小伙子，倒在壕沟里，一颗子弹把他炸得像破了的气球，看上去简直像透明的一样。

士兵们像梦幻一般的从战壕里出来，一时似乎对伤员们的呻吟也听不见了。房子在燃烧，机场那边的油库浓烟滚滚。

1点37分，当第三批日本飞机离去时，克拉克机场早已是火海一片。只要数一数烧焦的和正在冒烟的飞机残骸，就可以看出麦克阿瑟的空军力量所受到的致命打击，远东军空军四分之三的战斗机被摧毁。

麦克阿瑟在战役打响的头半天里，他的空军就被日本人所消灭。麦克阿瑟下令将棉兰老岛上的17架轰炸机，撤往澳大利亚。

这是珍珠港第二。紧接着美军太平洋舰队被消灭以后，麦克阿瑟的空中力量也这样被很快地摧毁了。美国能用来阻止日本在东南亚迅速取胜的最强大的威慑力量在一天之内，就荡然无存了。

陆上作战尚未开始，空军就遭如此重创，麦克阿瑟心乱如麻。然而，他多年来在最高决策机关养成的那种从战略角度考虑问题的习惯，驱使他想到了更广阔的战场。

12月10日，他向华盛顿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

“紧急——机密

敌人在从新加坡到菲律宾及以东的战场，投入了空军和海军的主力，从而使它在日本本土上呈现虚弱。此间可得到的情报表明，俄国参战是敌人最害怕的。现在存在着最有利的机会，从北方直接攻击日本，将不仅给以重大的惩罚，而且将立即解除日本人向南方推进的压力。大举空袭日本目标，将不仅牵制许多目前广泛分散的空军力量，而且将破坏他们的大量无遮掩的石油供应。在敌人从事于过分扩大的最初的空军行动的同时，目前存在着一举成功的绝妙机会。”

就在麦克阿瑟把电报刚刚发出的时候，日本人开始了他们对菲律宾作战的第二阶段行动。

12月10日早晨，阳光明媚。

日本的两支护航突击舰队直插吕宋岛北面的各个登陆点。宽阔的洋面上，6艘运兵船的士兵，在1艘轻巡洋舰、6艘驱逐舰和3艘扫雷舰的炮火掩护下开始登陆。麦克阿瑟命令所存的轰炸机，向登陆的日本人实施突击。

晴朗的天空，有利于美军飞机发挥水平。不一会儿，日本的1艘扫雷舰被击沉，3艘运兵船被炸毁，在海滩上还立足未稳的日本兵纷纷溺水逃命，被赶回到了海上。在吕宋岛西北面的海岸，另一支日本的登陆部队，由于预定登陆区内大浪滔天，放弃了登陆的计划。

12月12日，日本人在南部的莱加斯皮，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登陆，但仍然没能得手。

在战争的第一周，日本总共向菲律宾发动了14次空袭，也有一些分散的登陆行动，并且也试图在仁牙因湾地区登陆，被菲律宾军队的1个师击退了。

但所有这一切，麦克阿瑟都认为只是日本人初步地试探性的行动，敌人还没有完全显示出它自身足够的力量，不过是为了保护以后主要攻击方向的侧应，只是局部的行动。因此，他一再按住他的主力部队不动，等待着一场恶战的到来。

12月21日傍晚，南中国海深处。

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美国海军亚洲舰队潜艇“鳐鱼”号，此刻正潜在在离仁牙因湾50海里的海中。随着艇长的一声命令，潜艇上浮到潜望镜深度，映入艇长眼帘的景象，着实让他大吃一惊：

一缕缕黑烟飘荡在海面上，大约由70多艘运兵船组成的庞大的日本海军编队，排着整齐的队形，浩浩荡荡地向着菲律宾沿海驶去。“鳐鱼”号，紧